

七十八岁的“园丁” 在老年大学浇灌着迟开的花朵

□记者 朱蔚

有一群老师，讲台下坐着的不是朝气蓬勃的少年，而是两鬓斑白的“老同学”。他们在老年大学里，同样教书育人，同样桃李满天下。今年78岁的李菲弘，就是其中一位。她在舟山老年大学教国画花鸟，一晃已是十八个春秋。

从学生到先生，她不光带出了一届又一届的老年学员，师生画展也连续办到了第十一届。



李菲弘(右三)和学生们一起在师生画展上

从五六个班到一个班 画展办了十一届

九月初的舟山，暑气未消，老年大学新学期的教室里又响起了熟悉的声音。李菲弘在竖立的黑板宣纸上示范作画，底下的学员们目光追随着她的笔触。班级里二十来位学员，多年过半百，不乏花甲和古稀之年，眼神里仍是孩子般的好奇。

“现在腿脚没那么利索了，一个班刚好能顾得过来。”李菲弘介绍。几年前，她的名字同时出现在长峙、新城、市本级三所老年学校的名册上，初级班、提高班加起来带了五六个班级，每周连轴转，连公交司机都认得这位揣着画稿的老太太。

今年5月26日至30日，定海区文化馆的展厅里，第十一届“李菲弘师生国画展”如期开幕。这是她和学员们一年一度的大日子，铺满展厅的国画作品中，牡丹含露、兰草生姿、寒梅傲雪、鸟鸣枝头，虽笔法各异，却都透着对生活的热忱。

开幕当天，学员们全员到场，簇拥着李老师在展出的画作前合影。这样的合影，拍了一届又一届。有人指着自己的习作，不无激动，“去年我还不不敢下笔呢，是李老师说我用色大胆，我才敢继续画。”

在课堂种下花 在课堂外长成“家人”

在李菲弘的课堂上，听不到“年龄大了学不会”这样的丧气话。“咱们不成名不成家，图个开心，也得图点成就感。”她常用这句话来激励学生。学员们画画，她从不要求照搬范本，而是鼓励他们大胆一点，哪怕是“歪一点”“浓一笔”，画出自己的脾性来。

这种没压力的教学，让许多零基础的老人画上了瘾。有人连跟六年课，李菲弘笑着劝她差不多可以毕业了，“毕业吧，黄埔军校也该毕业了。”

课堂之上，她是老师；课堂之外，师生处成了家人。李菲弘吃素，有学员的丈夫闲时在辟出的地里种菜，各种收成的时令蔬菜，隔三岔五就送到她家。

十年前，李菲弘腰椎间盘突出住院，整整46天，班长负责排班，学

员们则自发来到病房，轮流推着李菲弘的轮椅，从病房到康复室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风雨无阻。

班级群里更热闹，除了学员晒画、老师点评，还时不时蹦出聚餐通知、卡拉OK邀约。去定海黄沙秘境学油画那次，十多位学员跟着李老师转战画布，学成又办了个小型油画展。

曾经“最不想当老师” 没想到“命中注定是园丁”

而谁又能想到，这位在讲台上站了多年的老人，年轻时曾拼了命想逃离“教师”这个身份。李菲弘出身教师家庭，父亲是英语老师。看过了父亲做这一行的苦，她想换种活法。后来上山下乡，摆在面前两条路，下乡插队，或留城当老师。她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，一路来到黑龙江大兴安岭。结果干不惯农活，还是被安排在当地教小学语文、数学，后来又教中学生，“兜了一大圈，还是站在了黑板前”。调回舟山后，她又短暂当过一段时间的中学老师。

她在50岁退休后开始学画。朋友拉她去青少年宫学国画，她挤在一群小朋友中间，画的第一幅画就被老师表扬有灵气。后来老师去老年大学任教，问她去不去，她跟着转战，一画就是九年。

彼时她悟性高、创意活，是老师的得意门生，老师也由此推荐她，成为老师队伍中的一员。老师尽力说服，她却犹豫了，“人家都说十年磨一剑，九年就出师，不成体统。”可经不住劝，只能硬着头皮站在了讲台上，备了一整晚的课。讲完发现，上课的感觉还不错，画画本就是自己喜欢的，而在讲台上分享的愉悦又充满心田。那一刻，她忽然觉得，当老师也许是老天爷硬塞给她的礼物。

在老年大学任教之前，她也教过小朋友，第一位学生是一对双胞胎邻居，之后学画的孩子越来越多。在老宅柴水弄的木梁青瓦下，孩子们趴在小桌上画画，她一笔一画地指导。后来有些孩子去上海读书，假期回来仍要找她，参赛总能捧回奖状。

她说起教孩子和成人的不同之处，“教小朋友要引导他们怎么落笔怎么画，慢慢引出兴趣；给成人上课则要备课，还得灌输一定的知识。”

但说到底，都是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早晚都会发芽。

十八年老年大学教学生涯 让她真正活成了优秀教师

“上班时匆匆几十年，什么也不是。退休后，几乎年年拿优秀教师，奖状一沓，荣誉感满满。”李菲弘的柜子里，藏着厚厚一摞奖状。这十八年老年大学的教学生涯，比此前任何一份工作都让她踏实。

任课老年大学老师的那么多年，有时候走在街头，常有人喊一声“李老师好”，她抬起头，看对方熟却叫不上名字，便笑着回一声“你好”，“教了那么多学生，想不起来是哪一届的，但听到那声‘老师’，心里就热乎乎的。”

教师节将至，说起“园丁”这个角色，她嘴角泛起了微笑。她心里清楚，自己这个“园丁”浇灌的，不是争奇斗艳的花朵，而是一片片晚开的“心田”。只要还有人愿意提笔，她就愿意继续铺纸、调墨，把余生的光，都揉进那一笔一画里。

毕竟，当老师这件事，她躲了半辈子，如今却想干到画不动的那一天。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李菲弘